

孤島女神

宋小武 著



孤島女神

(下)

宋小武
著

中國文藝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孤 岛 女 神

(上、下)

宋小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插页 384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50册

ISBN 7-5059-1756-0/I·1209 定价：9.55元

杜鹃摇头说：“不对！你说的那是‘法西斯’这个词儿最初的意义，而现在‘法西斯’的含义已经变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独裁政权。比如说欧洲的纳粹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还有东方的日本都是这样的政权。”

金玉莲莞尔一笑说：“就算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纳粹搞独裁，中国的蒋介石不一样也搞独裁么？你们共产党现在还没有抓到政权，如果一旦掌握了政权……现在可以不必争论。至于说到侵略扩张，那无非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弱肉强食，这是上了中国的古代典籍的。”

“胡说！”杜鹃斥责道，“侵略扩张是法西斯的本性，并不是仅仅因为它强大。比如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它是强大的，但它就不会搞对外的侵略扩张。”

金玉莲两只碧蓝的眼睛闪射着狡黠之光，冷笑一声说：“这种解释只能去蒙骗不明真相的世人，大姐，你知道吗？在如何消灭波兰的问题上，德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定，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妥当了。”

对于这种公然诋毁苏联的言论，杜鹃觉得不值得再驳斥了，再加上——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11点30分了，上官云杰临分手时说得很清楚，12点左右来金公馆转移电台，不能再和玉莲纠缠下去了。杜鹃盯住玉莲直截了当地问道：

“玉莲，你同我讲这些的用意是什么？”

金玉莲诡谲地一笑说：“我把这些内幕透露给你们，是要你们不要太糊涂、太固执，既然你们的老师——苏联都改弦更张同我们合作，你们当学生的又何必坚持初衷呢！”

“不！杜鹃姐，别听她胡说八道！”方丽丽气愤地偎依着杜鹃，怒视着面前的金玉莲。

“丽丽，放心！我们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杜鹃紧紧搂着战友的身躯，她感到方丽丽的身体因激动而颤抖着。

“信念？”金玉莲哈哈大笑着说，“大姐，你们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是从苏联灌输进来的，至于大姐你的信念则是那个丁暮君传授的，现在苏联同德国携手合作，还有指引你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位共产主义牧师也早已改换门庭，投靠了日本人，你还谈什么信念？”

杜鹃听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她情不自禁地给了金玉莲两个耳光。

金玉莲被打，碧蓝的眼波中跳动起两点怒火，但这两星火苗很快又熄灭在那两泓碧波之中。

杜鹃作为三姊妹中的大姐，性格是最温和的，从未对两个妹妹动过一个指头，刚才出于一时气愤打了玉莲两个耳光，马上便觉后悔了。

她走过去抚摸着玉莲的发烧的脸颊，嘴里啾啾着说：“姐姐不该打你，是姐姐的错……但是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金玉莲轻轻捏着杜鹃那柔软的手，也动情地说：“大姐，你可以骂我打我，但要听妹妹的劝告，马上退出共产党，否则就来不及了！”

杜鹃淡然一笑说：“一切都来得及，比如说：你脱离法西斯，站到革命一边来。”

金玉莲苦笑了一下说：“大姐，你的命都攥在人家手里了，还有心思说笑话！”

杜鹃正色说：“不是说笑话，是大姐正式规劝你！”

“大姐！”金玉莲象是真的着急了，跺了一下脚说，极司非尔路的特工已经守候在地下室门外，很快便会进来搜取电台和抓人。你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但这位方小姐恐怕很难活过今天晚上！”

正说到这里，门外突然响起一个低沉浑厚的中年男人的声音：“不见得吧，玛金特莱莉小姐！”

金玉莲一愣，回头望去，一个身穿黑色夜行衣，腰插两支短枪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房门口。在他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也一律夜行者打扮：身着青色对襟短褂，腰系灰色宽带，各插短枪一支。中年人矮而壮，气宇不凡。

面对3个不速之客，金玉莲那描绘的弯弯眉毛高扬了一下，冷冷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中年男人嘿嘿一笑说：“刚才你还在我舞厅里大打出手，怎么转眼就认不得了？”

金玉莲打量着中年男子，点点头说：“这么说，你是皇后舞厅那位上官老板？”

中年男人也点了点头说：“不错，在下正是上官云杰。”

金玉莲仍然冷冰冰地问：“到这里来干什么？”

上官云杰一边朝房里走进，一边揶揄地说：“你们打烂了我舞厅那么多东西，找你赔偿来了！”

金玉莲眉尖又是一挑，盯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不去找76号？”

上官云杰一屁股坐到附近的凳子上，轻松地说：“还不到时候。先来会会玛金特莱莉小姐！”

金玉莲轻蔑地说：“要钱吗？要多少？”

上官云杰嘿嘿一笑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不要钱，交个朋友……”

金玉莲冷笑一声说：“少废话！究竟来干什么？”

上官云杰爽朗一笑，指着小皮箱说：“就为取它而来的！”

金玉莲扁而薄的嘴唇痉挛了一下，哦了一声说：“没想到上官老板竟被共产党雇用来跑腿卖命！”

上官云杰正色说：“玛金特莱莉小姐，你看错人了，共产党从不雇用杀手！”

金玉莲一惊：“你也是共产党？”

上官云杰站起来，昂了昂头说：“怎么？不象？”

金玉莲上下打量着对方，笑了笑说：“久闻上官云杰乃上海滩武林魁首，但从你这副尊容和身架来看，委实不象；至于说共产党，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胡说！”上官云杰和杜鹃以及方丽丽几乎同时厉声喝斥金玉莲。

金玉莲不屑驳斥地说：“上官老板，不管你是共产党也好，不是共产党也好，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上官云杰冷笑着说：“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金玉莲语带威胁说：“上官老板，你是武林中人，应该知道我的功夫！……”

上官云杰哈哈一笑说：“你那两招用来对付极司非尔路76号里的小瘪三们还是可以的……”

金玉莲眉尖一挑，愠怒地说：“用来对付你们也是绰绰有余的！”

上官云杰爽朗一笑说：“好！我们就来过两招玩玩儿！”

金玉莲扫了一下房内说：“愿意奉陪，不过这里太狭窄，我们到上面去较量！”

上官云杰一指室外的大厅说：“用不着到上面去，这大厅就可以！”

金玉莲冷笑一声说：“你是怕守候在上面的76号的人？”

上官云杰轻描淡写地说：“那几条看门狗已经叫不出声了！”

金玉莲吃惊地说：“你把他们给杀了？”

上官云杰笑了笑说：“杀这样的奴才的奴才、走狗的走狗会弄脏我的手。要想同我较量的奴才、走狗怎么说也应该高等一点，比如说象玛金特莱莉小姐这样的……”

金玉莲见上官云杰出言不逊，勃然大怒，唰地拉掉旗袍纽扣，眨眼间脱掉旗袍，露出里面一身肉色连衣裤，这肉色连衣裤紧绷绷地包裹着玉莲的富于曲线美的躯干和四肢，远远看去，恰似一个寸丝不挂的美女胴体。

上官云杰大步走出房外，站在光线黯淡的大厅中央等候。方丽丽按了按墙上的电钮，大厅灯光顿时明亮。灯光下，除了圆桌、茶几和几张沙发外，大厅里空空荡荡，倒是徒手交锋的好场地。

金玉莲急待奔出，被杜鹃一把拉住。

杜鹃制止说：“玉莲，你们还是不要动武……”

金玉莲傲然地说：“我要教训教训这个矮胖子，也想看一看你们共产党里是不是有能人。”

金玉莲走出房门来到大厅。

杜鹃面对即将展开的搏斗忐忑不安，一方是她的同志和

战友，一方是她的亲妹妹……她正要上前制止，只听上官云杰发话道：

“任何比武都应有输赢的代价，我们也该事先定个规矩。”

金玉莲答道：“好！倘若我打赢了你？”

上官云杰答：“听凭处置！要是我赢了呢？”

金玉莲想了想说：“拜你为师！”

上官云杰摇了摇头说：“我不收你这样的徒弟。”

金玉莲眉尖一挑说道：“那只是一种假设，谁真愿意作你的徒弟？”

上官云杰哈哈一笑说：“玛金特莱莉小姐，武林中最讲究一个‘信’字，你还没有同我交手便不讲信用，这恐怕是你从西方世界学来的洋玩意儿吧！你看来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金玉莲脸上一红，愠恼地叫道：“胡说！你要怎样？”

上官云杰似笑非笑地说道：“你要是输了，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和到上海来的目的老老实实在地讲出来！怎么样？”

金玉莲听了一怔，好一会儿不吭声。

上官云杰会心地朝杜鹃、方丽丽等人一笑，回头追问道：“如果你还是个中国人，就爽快地答应；要不，我就把你当洋婆子揍！”

金玉莲啐了上官云杰一口说：“就依你！接招！”

金玉莲恨不得几下就把面前这个矮胖子给打倒，话刚出口，便纵步上前，挥起右拳，一个“蛟龙出洞”直击上官云杰面门。

上官云杰一个“金风摇头”，把头朝自己的右边偏躲。

不待上官云杰还手，金玉莲早挥起左掌，一个“燕戏秋水”朝上官云杰颈脖横扫过来。

上官云杰见掌势凌厉，不便硬迎，一个“弥勒打坐”身体朝下一蹲，那掌锋带着一股寒气从他头顶扫过。

上官云杰从掌锋掠过所带来的寒气知道面前这位女郎的功夫不浅，便集中全力应战。他让过金玉莲一拳一掌后正待还招，哪知金玉莲又换招用腿，一连几个“鸳鸯连环腿”击向上官云杰。金玉莲身体窈窕矫健，又穿着那样的特殊服装，一双秀美轻捷的腿凌空飞舞，轮番在上官云杰眼前晃动，要不是招招可以致命，那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旁边四人看得呆了！

金玉莲的“鸳鸯连环腿”逼得上官云杰纵跳腾挪，连连闪躲。但到底没有伤着半点。

上官云杰一面退避，一面在观察金玉莲的破绽。

金玉莲见伤不着上官云杰，心里着急了，便将膂力贯在两膀上，使开从德国拳师那里学来的“托克密斯”拳。

这“托克密斯”拳是德国武术师托克密斯所创造，招术既狠且刁。金玉莲一般不使用，此时她沉不住气了，便把这看家本领使出。

“托克密斯”拳有些类似中国的“八卦拳”，变化多端。金玉莲挥动双拳，变二为四，变四为八，然后以极数递增，八八六十四拳……那拳头密如雨点，快如闪电，沉重恰似铁锤，只在上官云杰面前、胸膛边晃动。

上官云杰起初被这从没有碰到过的“西洋”玩意儿弄得吃了一惊。快速闪现的无数拳头把他弄得眼花缭乱。大凡一个老练的拳师在没有搞清对手使用的招术有何破绽时是决不

会轻易还击进招的，盲目进招就等于冒险。

金玉莲见上官云杰一躲再躲，一退再退，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心里暗自得意，把“托克密斯”拳使得更快更狠了，招招击向上官云杰的要害。

站在旁边观战的杜鹃和方丽丽见金玉莲明显占据上风，一逼再逼，而上官云杰连连倒退，甚至到后来几乎是绕着大厅里的圆桌、沙发团团乱转地败退了。两人又惊又急，特别是杜鹃更充满内疚。她下意识地对气势汹汹的妹妹喝斥道：

“玉莲，还不住手！”

可此时的金玉莲哪里会听姐姐的劝阻，她一心要打倒面前这个矮胖子，她一边连连进招，一边心里暗自鄙夷对方道：“这家伙，徒有虚名，不过如此！……”

跟随上官云杰来地下室的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小龙和小花，密切注视着进退着的两人的招数。他俩倒没有杜鹃和方丽丽那样紧张和担心，作为上官云杰的亲信弟子，他俩对师父的功夫和战术是颇为了解的：尽管师父连连退避，但步法未乱，躲闪也很从容，只是退，而未败。更使他们不惊慌的是，上官云杰同金玉莲周旋了好一阵子竟然一招还未还击，而金玉莲尽管连连进击，非但没有在上官云杰的要害部位碰上一下——击中的几下都是非要害部位，而且显然也被上官云杰给化解，金玉莲自己倒弄得气喘吁吁了。

上官云杰的确是退而未败。他在退避躲闪观察了一阵之后，发现了对手的破绽：金玉莲使的“托克密斯”拳不愧是德国拳师所创，带着明显的纳粹风格，一味地“狠、猛、快”，而且只注意上三路的进攻，而忽视下三路的防护，这也许是西洋拳术的共通弱点。

上官云杰发现了对手的弱点后，寻找还击机会。

金玉莲在老是打不中对手要害的情况下，心里着急，她瞅准上官云杰的鼻梁，左拳在他的眼前晃了晃，将全身膂力贯在右臂上，一个“斜跃龙门”由下而上直击上官云杰下颌。

这一拳类似现今拳击台上的右勾拳，又狠又刁。上官云杰自然不会去硬迎，将身子来了个“倾倒玉树”直挺挺地朝后仰倒。

观战的众人见上官云杰仰面跌倒，一齐“啊”地惊呼起来。金玉莲也怔了一下，因为她明白自己并未击中对手……就在这一刹那间，地上的上官云杰双腿倏地收曲，然后再猛地蹬出，一个“狡兔弹腿”直击金玉莲小腹。金玉莲一直进击，顾上未顾下，早被蹬了个正着，踉跄后退了十余步扑的跌坐在地。

上官云杰这一腿虽然踢中，但心里却老大吃惊：原来他这“狡兔弹腿”是他多年苦练出来的看家本领，轻易不肯使出，凡被踢中的，非死即伤，而金玉莲虽被踢中，却只是倒退跌坐，显然没有大伤——当然，上官云杰用腿时也只用了六分力气。最使上官云杰吃惊的是：他的双脚蹬在金玉莲的小腹部位时，竟不象蹬在血肉之躯上，倒象是蹬在既软且韧的物件上，脚掌竟被反弹得一阵发麻。

原来金玉莲那一身肉色连衣裤并非普通衣服，乃是特殊钢材和玻璃纤维经特别加工炼制而成的防弹衣，不要说拳脚伤不了她，就是在稍远距离的情况下，一般的枪弹也难洞穿。

上官云杰不知厉害地一脚蹬去，幸好他只用了六分力量，倘若用上十分力气，他那一双脚不皮开肉裂才怪呢！

上官云杰双脚发麻，一时站不起来；那金玉莲被蹬个正着，小腹震得疼痛，跌坐在地也立不起身子，两人都惊诧地瞪着对方，喘息着，不吭声。

蓦地，房门声响，从旁边的一间房屋里跳出来两个人影，一男一女，男的金发碧眼、俊美修长，身穿毕挺的褐色西服；女的秀丽娇美，身穿蓝色中式对襟紧身短褂，腰系宽宽的黄色布带，灯笼裤，薄底鞋儿，正是金玉莲的两个仆人：中国丫头碧波和西崽男仆亨利。

碧波和亨利手里都端着张开机头的短枪，枪口分别对准上官云杰和小龙等人。

小龙和小花见突然闯出来两个持枪人，下意识地伸手去拔腰间的手枪，只听跌坐在地上的金玉莲脆声制止碧波和亨利道：

“把枪放下！”

碧波和亨利顺从地收起了手中枪，小龙和小花也停止了拔枪，一场一触即发的咫尺短枪战被制止了。

碧波上前扶起金玉莲，上官云杰咬着牙自己站立起来，还勉强逼出了个笑容对金玉莲拱了拱手说：“对不起，金小姐，我的脚重了些！”

这一句话无异宣布了上官云杰的胜利，金玉莲脸上油油地，苦笑了一声说：“感谢上官先生脚下留情……不过，如果你的脚真的再重一点，恐怕你和我都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哟……！”

杜鹃见玉莲呼痛，走过来扶住玉莲肩膀关切地问道：“怎么样？需不需要打电话叫医生？”

金玉莲摇了摇头，用手掌揉了揉小腹部，轻轻运动内

功，慢慢向外吐着气。腹部的疼痛渐渐缓解乃至消失了。

众人的紧张情绪也随之缓解了些。

上官云杰和金玉莲对坐在一张圆桌的两边，人们或坐或站，四散在地下客厅中。

上官云杰望着脸色逐渐恢复正常的金玉莲说道：“金小姐，你应该履行诺言了！”

金玉莲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沉默不语。

上官云杰不快地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看来金小姐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呢！”

金玉莲被这话一激，脸上发红，画眉抖动，但她极力克制住了愠恼，冷冷地说：“上官先生，请不要逼我，中世纪的信条在现在不适用了！”

见金玉莲耍赖，上官云杰冷笑一声说：“说话算话是中国人古往今来的美德，玛金特莱莉小姐如此不讲信义，只能说明你毕竟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

金玉莲平生最恨人家说她不是中国人，听了这话，那双画笔勾勒的弯弯眉毛不禁倒竖起来，几乎是吼叫着说：“我是中国人，我叫金玉莲，不是什么玛金特莱莉，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上官云杰紧追不舍地说：“不！你不是！你是中国人的敌人！”

一语如雷，金玉莲浑身一震，她那雪白的脸庞由白变红，由红转成了青色，脚下踉跄了一下，灯光映照下，她那一双碧蓝的丹凤眼里闪动着粼粼波光。

站在旁边的杜鹃仔细观察着金玉莲表情的变化，她对于上官云杰的这句话虽觉鲁莽了些，但又觉得是必要的。共产

党人的党性和姊妹间的亲情交织在一起，使她急于探知金玉莲的真实身分，并且把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争取到自己身边来，她相信这个从小同自己耳鬓厮磨的妹妹心眼儿并不坏，特别是从小玉莲就接受父亲的熏陶和自己的教育引导，不仅同父亲和自己感情深笃，而且对民族大义是深知的。当看到玉莲被上官云杰“你是中国人的敌人”这句话震撼时，她更相信玉莲并没有被“洋化”，纵然她是服务于敌人的人，也是可以拖出来的。

杜鹃轻轻扶住玉莲，充满真情地说：“玉莲，值此国难当头，我相信你是会懂得怎样作人的！是不是？”

金玉莲回头盯住杜鹃，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感情复杂地说：“姐姐！请原谅玉莲不能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但请你们相信：我绝对不会干出危害自己祖国的事情来的……”

说到这里，金玉莲又回头对上官云杰说：“上官先生！说实话，我对你们共产党是没有好感的，但是，从我姐姐的纯朴、善良、多情和上官先生的豪爽和武艺高强使我看到贵党是一个高尚的组织，绝不是外界宣传的那样，说共产党是一群乌合之众，喏！我刚才就说过这样的话，实在抱歉……”

上官云杰不耐烦地打断了金玉莲的话头说，“我们多少有点兴儿趣的是你金二小姐的真实身份，以及你到上海滩来的目的？”

金玉莲欲言又忍地说：“其实我的身份不用我直说，你们也能够猜得着一些的，刚才大姐不就给挑明了么？”

上官云杰望了杜鹃一眼，杜鹃点了点头说：“玉莲，你真的是法西斯的间谍么？”

金玉莲微微昂头说：“你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对此不想

否认！”

上官云杰追问道：“能否说得再具体一点？”

金玉莲从那肉色连衣裤的口袋里掏出那精致的化妆盒，啪的一声打开了，对着化妆盒里的小圆镜整理起略显蓬松的头发来，灯光映照下，那竖立起来的化妆盒盖面上的三色图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这神秘的三色图案的出现，使杜鹃和上官云杰都大吃一惊，两人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作为长期在北平、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杜鹃和上官云杰对于德、意、日三个轴心国所共同建立的最高国际间谍机构——“三色轴心”早已耳闻，也知道“三色轴心”成员的标志——三色图案。不过只限于听说，真正看到它还是第一次。两人象地质勘探工作人员突然发现稀有矿脉，又象生物学家突然在野外撞上罕见的巨毒蟒蛇似的既吃惊又骇然。

上官云杰第一次面对全世界最神秘的国际间谍网中的成员，禁不住细细地重新打量起对方来，心里暗暗说道：“怪不得这女人如此厉害！原来她是……”

至于杜鹃，那内心的感情就更复杂了，她刚才说金玉莲是国际间谍，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语言试探，从内心深处她并没有这样认为，也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妹妹是国际间谍；而现在，那刺眼的金色苍鹰、血红色的太阳和那黑沉沉的底面向她宣告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可怕现实：妹妹金玉莲是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的高级间谍，这就是说，她和她除了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这一点之外，剩下的全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这种严酷的现实对于温柔多情的姐姐来说的确是太残忍了！杜鹃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喟叹。

金玉莲那碧蓝的眼波左右流盼着，察看着杜鹃和上官云杰的表情，她从两人的复杂感情的流露明白她和他已经读懂了那三色图案的含义。她狡黠地笑了笑，啪的关上了化妆盒，并且将它放入衣袋中，然后从容地穿上了那件乳白色旗袍，转眼又是一个珠光宝器的妖冶女郎。

在场的方丽丽、小龙、小花不懂那三色图案的含义，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十分注意到那黄红黑的三色图案，但从杜鹃和上官云杰的脸部表情上，她们意识到了眼前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彼此用眼色探询着，面面相觑。

墙上的挂钟咣的响了一下，时间已是下夜1点了。

通向外面的石梯响起了脚步声，众人扭头看去：女仆王妈急急奔了进来，满脸惊惶神色。

王妈似乎没料到地下客厅里竟会聚集这么多人，惊上加惊，怔怔地站在入口处门边发愣。

杜鹃走过去柔声问道：“王妈，出了什么事儿？”

王妈扫了众人一眼，压低声音说道：“大小姐！极司非尔路76号的人来了一批，都带着枪，说是要搜查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老爷正在同他们交涉，大小姐，你们快离开这里！”

王妈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在这地下室里，人们都听得很清楚，不过表情各不相同。

报务员方丽丽最为敏感，急忙奔进房内提起那口装微型电台的小皮箱，催促着上官云杰道：“我们快走吧！”

上官云杰用手示意方丽丽勿急，回头对金玉莲说道：“玛金特莱莉小姐，你是放我们走，还是再较量一次？”

金玉莲冷冷地说：“你认为我会扮演那下流的打手角色吗？”